

熊抄史綱

王季子題



史闕卷九

古劍陶菴張岱紬

宿松熊佐虞點勘

隋紀

文帝堅

隋文帝生而頸有二角。一日三見鱗甲。母畏而棄之。有老尼來。哺育甚勤。尼偶外出。屬其母視兒。母見鱗角稜稜。燁然有光。大懼。置諸地。尼疾走抱起。曰。驚我兒。令我兒晚得天下。後帝果六十而得天下。

文帝未貴時。嘗夜泊江中。夢無左手。覺而惡之。及登岸。詣一草庵。中有一老僧。道極高。具以夢告之。僧起賀曰。無左手者。獨拳也。當爲天子。後帝興。建此庵爲吉祥寺。

熊氏曰。同治某科。唐李二生。同應江南鄉試。唐生夢人有報以桃者。大喜。以爲必中。俄報喜人至。係報李生中式。夢亦狡獪矣。

開皇中。毛爽蔡子元。奉詔取律管。隨十二辰位置案上。實葭莖之灰。而覆其口。以輕緹素埋之地。中候氣。然氣應有早晚。灰飛有多少。或初入月。其氣卽應。或中下旬間。氣始應。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。或終一月纔飛少許。文帝異之。以問牛弘。弘對曰。灰飛半出爲和氣。全出爲猛氣。吹灰不能出爲衰氣。和氣應者其政平。猛氣應者其臣縱。衰氣應者其君暴。帝聽之默然。

煬帝廣

煬帝生時。有紅光燭天。里中牛馬皆鳴。先是獨孤后夢龍出身中。飛高十餘里。龍墮地。飛輒斷。生三歲。戲文帝前。曰。是兒極貴。恐破我家。

楊玄感反。戰敗。煬帝曰。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。益知人不欲多。多卽相聚爲盜。

耳。不盡加誅。無以警後。於是又殺三萬餘人。百姓凡受玄感賑發皆阬之。玄感所善文士俱坐徙邊。捕誅後至東都。顧盼街衢。謂侍臣曰。猶大有人在。

大業元年。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。開通濟渠。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。自板渚引河達於淮。二年。盛修儀仗。詔課州縣送羽毛。於是網羅水陸禽獸。有堪擊施之用者。採捕殆盡。十二年。上於景華宮徵求螢火。得數斛。夜出遊山。放之光徧巖谷。十三年冬。有石自江浮入於揚子。日光四散如流血。上惡之。未幾被弑。大業初。突厥染干來朝。煬帝欲誇之。乃徵百戲。大集東都。於芳華苑積翠池。帷宮女聚觀。有捨利先來。須臾跳躍。激水滿鵲。鼃鼃龜隨徧覆於地。尋有大鯨魚噴霧。晷日倏忽化成黃龍。長七八丈。聳踊而出。名曰黃龍變。又以繩繫兩柱。相去十丈許。二倡女對舞繩上。相逢切肩而過。歌舞不輟。其他千變萬化。染干見之大駭。自是命太常教習。每歲於端門外列戲場。連亘八里。令百官縱觀。伎人

皆衣錦繡。爲婦人服。兩京繪錦爲之一空。

大業四年。太原廐馬死者過半。帝怒。詔問主者。云。每夜廐中馬無故自驚。因而致死。帝令巫視之。巫知帝將有事東征。因希旨曰。先帝令楊素史萬歲取之。將鬼兵以伐遼東也。帝大悅。因釋主者。

煬帝開河成。取吳越民間女。年十五六者五百人。謂之殿脚女。龍舟綵纜一條。女十人牽之。間以羊十口。時盛暑。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。請川垂柳栽於汴梁兩隄上。一則樹根縈繫。鞠護河隄。二則牽舟女子獲其陰櫪。三則牽舟之羊食其枝葉。上大喜。詔民間有柳一株。賞一縑。百姓競獻之。帝自種一株。羣臣次第種。方及百姓。民謠曰。天子先栽百姓栽。栽畢。帝御筆賜垂柳姓楊。遂名楊柳。煬帝幸廣陵。旣開渠。而舟至寧陵界。每阻水淺。以問虞世基。答曰。請爲鐵脚木鵝。長一丈二尺。上流放下。如木鵝住。卽是淺處。帝依其言。

煬帝時洛陽進合蒂花得之嵩山塢中。人不知名。採者異之。會帝駕過。至因名迎輦花。濃艷芬馥。或惹襟袖。移時不散。嗅之令人不睡。命御車女袁寶兒持之。號司花女。

煬帝妃吳絳仙善畫。長娥眉。帝甚憐之。由是嬪御皆倣此。官吏日供螺子黛五斛。名眉綠。絳仙畫眉。帝每倚簾顧之。移時不去。乃云。古言美色若可餐。如絳仙者。可以樂飢矣。遂賜以合歡水果。立爲貴妃。

大業間。越溪進耀光綾。綾文突起有光彩。越人乘樵風舟泛於石帆山下。收野繭繅絲。夜夢人告云。禹穴三千年一開。汝所得繭。卽江淹文集中蠶魚所化也。絲織爲裳。必有奇文。織成果符所夢。獨賜袁寶兒。吳絳仙。蕭妃。悉妬不懌。

煬帝無日不治宮室。浙人項陞進新宮圖。大悅。卽日召有司庀材鳩工。經歲而就。帑藏爲之一洗。帝幸之。大喜。曰。使眞仙遊其中。亦當自迷也。因名之曰迷樓。

煬帝淫侈。每除夜殿前諸院。設火山數十座。盡沉香木根。每一山焚沉香數車。火光暗。則以甲煎沃之。燄起數丈。香聞數十里。常一夜用沉香二百餘車。甲煎二百餘擔。

煬帝自達廣陵。沉湎失度。每睡須搖頓四體。或歌吹齊鼓。方就一夢。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。每寢。必召命振聳支節。然後成寢。賜名來夢兒。

帝將征高麗。宮女半不隨。駕泣留帝。言遼東小國。不足以煩大駕。願擇將征之。帝意不回。因飛白二十字。賜守宮女云。我夢江東好。征遼亦偶然。但留顏色在。離別只今年。

煬帝嘉則殿。分書三品。有紅琉璃、紺琉璃、漆軸之異。殿垂錦幔。繞刻飛仙。帝幸書室。踐暗機。則飛仙收幔而上。厨扉自啓。帝出。閉如初。隋之藏書計三十七萬卷。

煬帝恍惚遇陳後主。責其淫放。復爲詩譏其開河。爲後人之利。帝怒叱之。後主曰。且去。且去。後一年。吳公臺下相見。

又妃麟兒夢。帝遊第十院。殿上火發。帝坐烈焰中。驚呼人救。後被弑。正居第十院。死火中。又一夕起觀玄象。召問太史令袁充曰。星文太惡。賊星逼帝座。甚急。玉鉤斜在吳公臺下。煬帝葬宮人處。唐寶韋玉鉤斜詩。離宮路遠北原斜。生死恩深不到家。雲雨今歸何處去。黃鸝飛上野棠花。

查揚州郡志。吳公臺下。乃煬帝葬宮人處。名曰玉鉤斜。

考之不得其取義。及再查郡志。則云。蕃釐觀後有玉鉤井。相傳一黃冠持畫軸見帥守。畫中字皆雲章鳥篆。不可識。及去。忽入井中。因縋獄囚下視之。見一洞。著玉鉤洞天。復使人。則水漫不可尋矣。唐寶韋咏宮人斜詩。則有離宮路遠北原斜之句。意與玉鉤井相望。故云玉鉤斜耶。張士行玉鉤斜詩。宮長

佳麗三千人。半作玉鈎斜上土。亦不言其地在何處。

煬帝時。望氣者云。龍門有天子氣。連太原甚盛。煬帝數遊汾陽。以厭之。後唐高祖起兵汾陽。遂有天下。及煬帝時。有謠云。楊花落地歸何處。李花結果自然成。楊氏滅。李氏興。蓋天數。非人力也。

隋文帝夢洪水沒都。意惡之。故遷都大興。會有方士言。李氏當爲天子。勸帝盡誅海內姓李者。李渾從子將作監敏。小名洪兒。帝疑其名應讖。嘗面告之。冀其引決。裴仁基告渾反。帝收渾及敏並宗人二十二人殺之。不知洪水乃唐高祖諱淵也。

煬帝既弑。蕭后與宮人撤牀簀爲棺。葬於西苑。後右衛將軍陳稜守江東。求得帝柩。略備儀衛。改葬吳公臺下。時唐武德元年也。高祖平河南之後。復移葬雷塘。貞觀二十二年。蕭后卒。太宗復其位號。使衛喪至江都。與煬帝合葬。

文獻獨孤后

獨孤氏。文帝后也。突厥入市。有明珠一篲。價值八百萬。或白后市之。后曰。當今戎狄屢寇。將士罷勞。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。百僚聞之。畢賀。然性極妬。諸王及朝士有妾媵者。必請帝黜之。太子妃元氏暴薨。意妾雲氏故。竟譏廢太子。熊氏曰。芮伯萬之母。代人行妬。獨孤后亦然。亦理之不可解者也。

隋臣

李德林爲內史令。與楊素共執隋政。素功臣豪侈。後房姬妾千人。德林之子百藥。夜入其室。則其寵妾所召也。素俱執於庭。將殺之。百藥年未二十。儀神儁秀。素意惜之。曰。聞汝善爲文。可作詩自叙。稱吾意。當免汝死。解縛。授以筆札。詩立就。素覽之。欣然。以妾與之。並資送數萬緡。

麥鐵杖走及奔馬。能日行五百里。以事沒入配。執御傘。每罷朝。夜行百餘里。至

南徐州踰城入。明火行刦。旦還及時。仍執傘。如是者十餘度。州人識之。以狀聞。朝士見鐵杖。每旦在。不信也。尙書蔡徵計於仗下時。購送詔往南徐州者。期以旦報命。獨鐵杖應募。旦還奏。不失期。帝曰。此其爲盜信矣。惜其勇捷。不罪。後以功累官光祿大夫。鐵杖於陳亡後。委質楊素。素將平江南諸郡。使鐵杖夜泅水。過揚子江。爲巡邏者所捕。差人防守。送於姑蘇。遇夜。伺守者熟寐。竊其佩刀。盡殺守者。走回。乃口銜二首級。携劍復渡大江。楊素駭異。尋命爲本郡太守。今海南多麥姓。皆其苗裔。

遼東之役。鐵杖請爲前鋒。顧謂醫人吳景賢曰。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。豈能艾炷炙額。爪蒂歆鼻。治黃不差。而死兒女子手中耶。將渡遼。謂二子曰。阿奴須備淺色黃衫。吾荷國恩。今日必死。及濟。橋未成。去岸數丈。輒跳岸戰死。杖有口辯。考功郎竇威嘗戲之曰。麥是何姓。鐵杖答曰。麥豆不殊。那忽相怪。威無以難之。

沈光字總持。負絕力。爲惡少年所朋附。初建禪定寺。豎旛竿高十許丈。適繩絕。非人所及。諸僧難之。光謂曰。可持繩來。僧皆驚喜。光乃口銜繩。拍竿而上。直至龍頭。繫畢。輒放手。透空直下。以掌拒地。倒行數步。觀者駭異。號爲肉飛仙。

時又有權武者。勇絕世。常倒投於井。未及泉。復躍而出。二人皆以功得顯官。

大業中。朝廷有事高麗。光以驍果應募。時用衝梯擊城。竿長十五丈。光升其端。臨城與賊戰。短兵接。殺敵十數人。賊競擊之。墜未及地。適遇竿有垂絙。光手掣之。復上。望見者俱爲神悚。帝馳召。卽日拜朝散大夫。賜寶劍良馬。

楊玄感素之子。體貌雄偉。美鬚髯。少時人多謂之痴。其父母獨曰。此兒不痴也。及長。好讀書。善騎射。性雖驕倨。而愛重文學。四方知名士多趨其門。見朝綱漸紊。帝多猜忌。輒有異志。帝時好征伐。玄感欲立威名。陰求將領。謂兵部尙書段文振曰。世荷國恩。庶幾執鞭行陣。可圖報塞。文振言於上。上喜曰。相門有相。將

門有將。故自不虛。於是征遼之役。遂命玄感督運黎陽。逆謀遂決於此。玄感進逼東都。尙書衛玄率衆數萬。自關中來援。先以步騎二萬挑戰。玄感僞北。玄遂之。伏兵發。前軍盡沒。已數日。復戰。戰始合。玄感令人呼曰。官軍得玄感矣。玄軍恍惚疑信。勢稍懈。玄感輒率精騎乘之。玄復大潰。玄感每戰。必身先士卒。暗鳴叱咤。當之者莫不披靡。時以方項羽。楊智積。隋文帝姪也。楊玄感反。攻城燒城門。智積於內益薪以助火勢。賊不能入。

王頒。僧辨之子。父爲陳霸先所殺。誓圖雪耻。及隋滅陳。頒對將士曰。涕泣。一壯士進曰。陳亡。郎君之仇雪矣。而悲不止。豈霸先蚤死。不得手刃之故耶。何不斲棺而戮其尸。頒乃頓顙答曰。正恐帝王墳塋未易發。一宵不及明。卽事露矣。遂密計。召父時將卒。得千餘人。尅期備鍬鍤。竟一夕發訖。剖棺。見霸先鬚皆不落。

本竝出自骨中。遂焚骨。取灰投水飲之。

隋虞孝仁性奢華。伐遼之役。以駱駝負函盛水。養魚以自給。

王文同爲恆山郡丞。郡中一豪猾。每持長吏長短。前後守令皆憚之。文同至。令剡木爲大槪。埋之庭。出尺餘。四角各埋小槪。因召其人數之。培其心於大槪上。而縛四肢於小槪。捧其背。須臾潰爛。郡中大駭。又悉裸僧尼。驗有淫狀。非童男女者。數千人。將盡殺之。於是合郡士女驚竄。煬帝聞之。大怒。馳使斬之。以謝百姓。

崔儵。字岐叔。性嗜書。自負才地。忽略世人。大署其戶曰。不讀五千卷書。不得入此室。官給事內史。以謏。常得無事。一醉輒八日。時越公楊素。勢傾中外。重儵門第。爲子玄縱娶儵女。始親迎。公卿滿座。及迎儵。儵故敝衣冠。騎驢而至。待素禮甚倨傲。素爲拂衣起。

柳詵好讀書。博覽萬卷。仕隋文帝。常撰法華玄宗。上之太子。煬帝嗣位。詵常入侍宴。讀。帝與妃后對酒。或逢興會。輒召詵與共。共榻同席。尤恨不能夜召。命工刻木爲偶人。施機關。能坐起拜伏以像詵。每月下飲。輒令宮人置之座。相酬酢爲歡笑焉。後從幸江都卒。

蕭吉經華陰。見楊素塚上白氣屬天。密言之。煬帝曰。素家當有兵禍。滅門之像。改葬庶可免。帝從容謂玄感。宜早改葬。玄感以爲吉祥。託言遼東未滅。不遑私事。未幾以謀逆族誅。

樂人王令言。妙解音律。煬帝將幸江都。令言子當從。忽於戶外彈胡琵琶。作翻調安公子曲。令言曰。此曲宮聲。往而不返。宮者君也。汝慎毋從行。後帝果於江都遇害。

趙昱常隱青城山。煬帝起爲嘉陵守。時犍祖潭口有老蛟爲害。昱率甲士千人。

夾江鼓噪。昱持刀入水。有頃江水盡赤。昱左手持蛟首。右手持刀。奮波而出。隋大亂。隱去。不知所終。後嘉陵水漲。蜀人見昱青霧中騎白馬。從數獵者而過。宋太宗時。封神勇大將軍。廟食灌江口。

隋末有啗君謨。善射。閉目而射。志其目。則中目。志其口。則中口。有王靈智者。學射於君謨。以爲曲盡其妙。欲射殺君謨。獨擅其美。時君謨無弓矢。執一短刀。矢來輒截之。末後一矢。君謨張口承之。遂齧其鏃而笑曰。汝學射三年。未教汝齧鏃法。

開皇中。詔舉秀才。杜正玄試策高第。楊素怒曰。周孔更生。尙不得爲秀才。刺史何妄舉。抵策於地。不視。時選期將盡。曹司爲重啓素。素意在試退正玄。乃手命題。擬司馬相如上林賦。王褒聖主得賢臣頌。班固燕然山銘。張載劍閣銘。白鸚鵡賦。且曰。吾不能爲君住。可未時急就。正玄及時脫稿。讀數過。大驚曰。真好秀

才。命吏部優叙。

煬帝無道。杜伏威以齊州叛。帝遣陳稜擊之。稜下偏裨將射中伏威額。伏威怒曰。不殺射我者。終不拔此箭。由是奮擊而入。獲所射者。乃令拔箭畢。然後斬其首。入稜軍中。稜遂大敗。

張仲堅。西京人。偉狀貌。鬚捲如虬。人稱虬髯公。雄才大略。人莫之測。隋末天下大亂。仲堅陰有掃靖之志。遇李衛公靖於旅次。時靖方挾楊越公家紅拂妓宵奔。至旅店。靖往餵馬。紅拂妓見虬髯。卽異之。問靖何姓。曰。姓張。妓曰。妾也。姓張。合是兄妹。遂拜而呼兄。招靖出見之。與坐談。靖問靖曰。君貧士。安得此麗人。靖告以實。問君欲何往。靖言將往太原。靖曰。聞太原有異人否。靖曰。聞一州將子有異。將往見之。靖曰。我亦聞之。李郎能致我一見否。靖曰。靖友劉文靜能致之。因同至太原。給文靜。有善相者。思見郎君。文靜遽遣使迎之。虬髯公熟視文皇。